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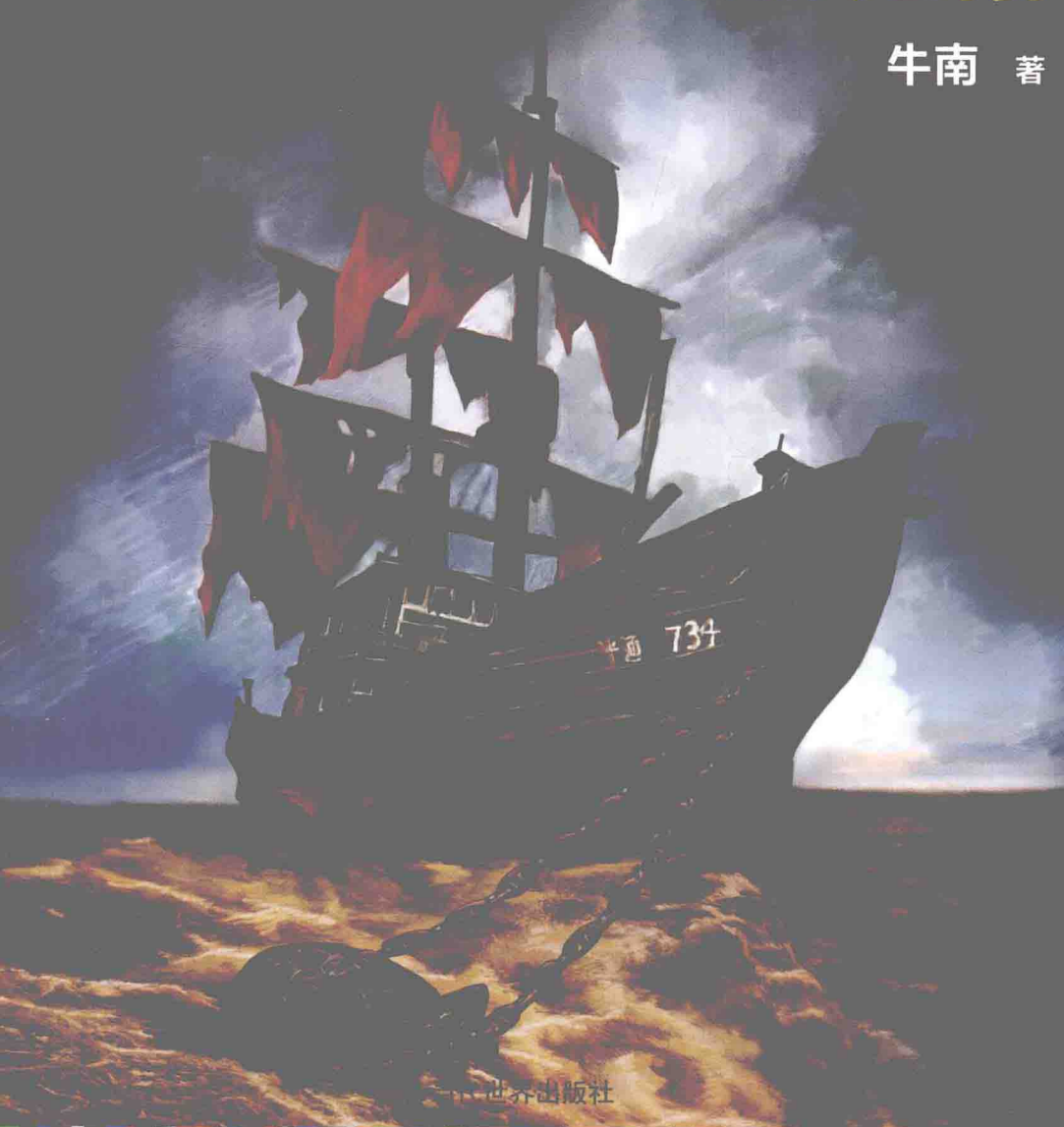
中国地域冒险文化小说 002

黄河不仅是华夏文明的起源河，也是一条布满了阴谋和秘藏的禁忌之河

黄河禁地

古船诡棺

牛南 著



世界出版社

黄河禁地

——古船诡棺

牛南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河禁地: 古船诡棺 / 牛南著.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090-1096-9

I. ①黄… II. ①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1410 号

书 名: 黄河禁地: 古船诡棺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 83908456

发行电话: (010) 83908409

(010) 83908377

(010) 83908455

(010) 83908423 (邮购)

(010) 83908410 (传真)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90-1096-9

定 价: 34.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录

- 【一】淘沙客 / 7
- 【二】排船师爷 / 21
- 【三】水怪传说 / 36
- 【四】船帮四门 / 42
- 【五】老鱼行踪 / 49
- 【六】鱼棺水葬 / 57
- 【七】古道诡船 / 66
- 【八】金书铁卷 / 78
- 【九】鱼石鬼路 / 93
- 【十】逼上绝路 / 106
- 【十一】龟引黄龙 / 119
- 【十二】黄泉鳖湾 / 151
- 【十三】直捣黄龙 / 164
- 【十四】古船秘藏 / 177
- 【十五】逃出生天 / 187
- 【十六】生死深宫 / 197
- 尾声 / 221

引子

这故事发生在一九九八年夏天山东黄河边上一个叫做鬼头湖的地方。

黄河进入山东后，因为河床高，水位浅，遇到干旱年份，河道经常会断流，淤出一个湖来。这样的湖，如果没有后续的水源供给，很快就会干涸，露出坑洼不平的河床。鬼头湖就是这么形成的。

这里原本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它的出名，完全是因为一个叫做王五斗的人。

那些年，鬼头湖附近长不了庄稼。周围村子里的人，都在黄河上做起了放船营生，靠着倒卖从河道里打捞上来的废料垃圾维生。时间长了，放船的众人都会结成帮派，帮派之间划出势力范围，帮派的大小按船数而定。帮中再由帮主进行分配，人们再各自行事。

王五斗，就是鬼头湖一个船帮的帮主。

一九六五年的时候，人们刚从大饥荒中缓过劲儿来。那年刚开春，正是黄河汛期开封的时候。按照惯例，河边放船想要好彩头，保这一年丰顺，就得赶着黄河开封的头一天下河。

抢头彩，在黄河船帮来说，那可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象征着这一年，帮里的生意将会独占鳌头。王五斗召集了伙计，早早就把新造的船拴在河边，就等第二天天亮出发抢头彩。

那天晚上，王五斗老早就睡下，不过半夜又被一阵冷风冻醒了。老头浑身打着冷战，睁眼一瞧，有些傻眼，发现自己竟然躺在河边的船板上。

黄河禁地 ——古船诡棺

这大半夜的四周漆黑一片，只有黄汤水冲刷河岸的声音，在王五斗的耳边轰隆作响。

王五斗心里纳闷，自己明明睡在家里的热炕头上，咋会跑船板上呢？他开始还没当回事，以为是睡迷瞪了梦游，就要转身回家去。而这时候，他听见船头“扑通”一声，像是什么东西掉进了河里。

老头心里“咯噔”一下，暗想不会是有人想不开跳河了吧，这就赶忙过去。等他到了船头，伸出脑袋一瞧，就见船舷下面拴了根绳子。绳头打了个圈，正勒在一个老太婆的脖颈子上。老太婆的半截身子已经进了水里，随着河面上的浪头来回晃动——这明显是要上吊啊。

王五斗也顾不得别的，探着身子把绳子拽过来，又压肚子又掰嘴，费了好大劲，才把老太婆给救醒。老太婆一醒过来，直拍着腿大哭叫冤，拿脑袋就往船板子上磕。

王五斗见状，忙拦下来，问她有啥事想不开，大半夜的寻死觅活？

老太婆抹着眼泪说：“你都把我儿逼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王五斗对这话可就不明白了，说：“我什么时候逼死你儿子了，你儿子叫啥？”老太婆就一指河水，说：“你看，你看那不是我儿子吗？你看他都要死了！他死了我也不让你们活！”

王五斗往水里瞅，可瞅来瞅去，只看见满眼的黄汤，浩浩荡荡地往下游去，哪儿有什么人？他以为这老太太肯定是受了什么刺激疯了，得赶快送家去。可当他再回头的时候，发现哪儿还有老太婆的影子！

王五斗心里一下子慌了，跌跌撞撞地就往家跑。回家在炕上翻腾了半宿，他老是梦见那个老太婆指着河水对他说：“你下来吧，我在下面等你……”

他在炕上折腾来折腾去，快到天亮了才睡着。等王五斗醒过来的时候，发现浑身都被冷汗浸透了。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他一琢磨昨晚上的事，心里还有些害怕。今天是抢头彩的日子，可千万别出什么差错。

放船捞货都是下面伙计的活儿，帮主只有关乎船帮利益的时候才出面。俗话说帮主有“三沾、三不沾”——沾钱沾命沾地盘，不沾水土不沾面。

船帮里定规矩时候都祭了天，谁要坏了规矩，不仅帮里不干，老天爷也得

降报应。原本头天已经跟伙计安排好了抢头彩的事，他今天不必出面的，可一早上这心里总不踏实，王五斗在屋里转来转去，还是决定去河边看看。

等他到了的时候，正巧他家的船起锚。五六个精壮的小伙子喊着号子，撑着篙把船滑进了河里。

有别家的伙计眼尖，叫道：“五斗爷怎么也来了，这是下人干的活儿，可别抢饭碗呀。”说着伸手指了指天，那意思就说老天爷瞅着呢，可别坏了规矩。

王五斗没搭理他，盯着自家的船，就觉得好像少了什么。突然一拍脑门，没挂红呀！

“先别走了，靠头靠头，等一会儿！”王五斗赶忙把伙计们招手喊了回来，抄起一挂一万响的红头鞭就往船上跑。

船上伙计一见是帮主来了，赶忙停船靠岸。王五斗刚要上船，就有人拍了拍他肩膀，说：“你等会儿，我跟你一起去。”

王五斗一愣，这谁呀？回头一瞧，就见这人穿着一身黑色褂子，看起来像个教书先生，听声音倒不是本地人。新船抢头彩最忌讳外人上船，因为这意味着肥水外流。王五斗自然不高兴，就摆手拒绝了。谁知道这人说了一句话，却让他后背一寒。

那人说：“你昨天晚上看见了不该见的东西，这水不干净。我不跟去，你必死无疑！”

王五斗心里“咯噔”一下，暗想难道是说昨晚那个老太婆的事？他仔细打量一下这位先生，方才瞧见那人脖子上挂着一枚穿山甲的爪子——完完整整的一个爪子。

在船上混这些年，见过不少南来北往的客商，王五斗断定，眼前这个人应该是个刨坟盗墓的主儿。这种人跟寻常盗墓的人还不太一样，喜欢豢养穿山甲，寻准了墓穴的位置，就靠穿山甲打洞往里钻。时间一长，人们就干脆叫这一伙儿人“土地龙”。

别看是见不得光的刨坟活儿，土地龙个个身上有真本事。所以这人一开口，就把王五斗给镇住了。

王五斗琢磨了片刻，寻思要不就信了他，反正船上都是自己伙计，这人敢

耍心眼子，扔河里就是了。

想到这儿，便就把他请上船去了。这先生一上船，就钻进了船舱里面，告诫任何人不能下来打扰他，该出来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出来。王五斗就由他去了，招呼伙计把鞭挑在了船头，点鞭起航。

可这鞭刚点上了，原本晴朗的天却阴了起来，河面上慢慢的起了一层雾。王五斗站在船头，放眼看了一会儿，有些头皮发麻，心里总不踏实。

放船原本要逆流而上，这样才能借着水势捞到更深水层里的东西。可这时候，船上的舵工就跑过来对他说：“帮主，今儿去不了上游了，水太凶，万一碰见水套子跑了舵，可就坏事啦。”

舵工说的水套子，就是河面上突然出现的大漩涡。放船遇到水套子，很容易跑舵；船舵一跑，别指望还能拉回来。整条船不受控制，后果十有八九是船毁人亡。所以黄河边流传着一句话，叫“进了水套子，命丢半吊子。”

王五斗开始还没当回事，他家的船是整个船帮最大的一艘，当年进了不少水套子，也没见出事。所以就让舵工到甲板上拉帆，他亲自操舵，径直朝上游去了。

伙计一边行船，一边把船上带的尼龙挂网和铁爬犁都放了下去。走了十几里，眼瞅着离河心越来越近，可愣是啥东西都没捞着。

可就在这时，船底下“咣当”一声巨响，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整个船身猛然晃了两晃，差点就散了架。船工们一个个东倒西歪，好不容易爬了起来。这时候就听放爬犁的伙计叫喊起来，好像捞到什么东西了。

王五斗心头一喜，这就算是头彩了！可等伙计把铁爬犁拖上来，大伙往里面一瞧，顿时傻了眼！捞上来的东西，竟然是一具死尸！

原本在黄河上见到尸漂儿并不稀奇，每年船帮都会捞上很多浮尸来，后来捞尸一度成了船帮的一项生意。

不过王五斗眼前的这具尸体，却非常奇怪，浑身上下长满了鱼鳞一样的硬片，像穿了一层坚硬的盔甲。更让人感到诡异的是，这个人的肩胛骨上，拴着两根指头粗细的铁链子，铁链很长，一直向水下延伸。

王五斗伸手在那具死尸身上翻了几翻，又蹲下身子凑上鼻子闻了闻，脸上就有了喜色，嘴上一个劲儿地念叨：“发了，发了，这玩意儿是个古董！快拉，

底下肯定有好东西！”

他这一说，伙计们更有劲儿了，几个船工就抓着铁链往上拉。起先并不费力，可这铁链子跟没穷尽似的，越拉越长，越拉越沉，最后绷得笔直。船上有个伙计就出了个主意，说把铁链子拴在船上，用船拉开。

王五斗一琢磨，这法子可行，就命令伙计拴好铁链，把船掉头往回开。可谁知道这一拉，反倒出了事！

那铁链子下面不知道拴了什么东西，随着船慢慢往前移动，水底下便跟开了锅似的咕噜咕噜地往外冒着泡。有几个胆子大的伙计，用船上的船篙往冒泡的地方捅。这一捅，竟然跟捅了马蜂窝一样，水底下接二连三的钻出五六具尸漂儿来。他们仔细一瞅，跟刚才捞上来的那具一样，身上都捆着铁链子。

王五斗见状，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下爬犁捞吧，这些尸漂儿出现得太奇怪了，疹得慌；不捞吧，又觉得放着古董不收心里直痒痒。正这时候，就听身后突然有个声音叫道：“快开船，你们闯大祸了！”

王五斗回头一瞧，正是跟他上船的那个先生。这先生脸上惨白，一点血色都没有。王五斗也不争论，回头就让舵工加足了劲儿，把船往回开。这趟头彩他宁肯不要，也决不能拿性命开玩笑。

船是开起来了，可那几具尸漂就跟长了眼似的紧跟在后面。这时候，整条船开始原地打起了转儿，王五斗一个激灵，暗想坏了，这是跑舵了！

王五斗正要跑过去掌舵，就被先生拦住了。那人往他怀里塞了根绳子，指着船上的那具尸体说：“别管船，快背上它跟我下去！是死是活，就看你自己的了！”

王五斗咬了咬牙，把尸体绑在背上，就跟着先生跳进了黄河里。说来也怪，他俩下河没多久，船就奇迹般的稳当了起来。舵工赶忙趁机掌了舵，把船开出这片是非之地。

船工们再往水里看，发现那些尸漂儿都不见了。船开了没多远，就停了下来。等了大半天，也不见王五斗和那个先生露头，船工们心想：坏了，该不是淹死了吧？他们就扔下铁爬犁来回捞，结果捞半天只捞上两件衣服来，眼尖的伙计一看就说是帮主王五斗的。

黄河禁地 ——古船诡棺

这下大伙都死心了，一合计干等着也不是办法，便把船开了回去。

这件事很快就在周围的村子传开了，人们都说，王五斗肯定得罪了河神爷，才被招了魂去。一时间，几乎没有船再敢贸然下水。

可就在这事后的第三个晚上，半夜里有人突然听到黄河上“轰隆”一声巨响。等人们赶过去的时候，才发现离河岸不远的水面上，莫名其妙地炸开了个坑。王五斗的那艘船整个儿沉了进去，没一会儿就没影了。

那天晚上，很多人都做了一个梦，梦见王五斗浑身湿漉漉的，身上捆着铁链，后背上背着一块巨大的黑色石碑，指着自己的眼睛，朝着人们说了句“三”什么的，就被河水给冲走了。

原本人们以为这仅仅是个噩梦而已，直到三十年之后……

【一】淘沙客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在一九九八年夏天。

那一年我刚从学校毕业走向社会，整个一毛头小子，下巴上的胡子像路边细密的野草。说来也巧，我家有个八竿子打不到的表哥，比我大两岁，在济南蹲大狱。听说是因为偷了什么贵重东西，判了几年。那年他刚好出狱，我家跟他原本没什么来往，不过碍于情面，就接济了他一段时间。

关于鬼头湖王五斗的事，就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不过他满嘴跑火车，谁知道哪句真哪句假？我只当他吹牛皮，压根没往心里去。

可他却一本正经，说什么当年也没人信这些，可还不是死了人？河神爷的火气还没消呢，照这么折腾下去，保不齐还得出事。

我问他有以后什么打算，他说落叶归根，还得回鬼头湖去，祖上传下来的放船手艺，可不能就这么丢了。我也强留不住，就任他去了。他临走的时候给我留了个地址，说照着地址就能找到他。不幸的是，那时候正逢着家里老屋子拆迁，把记地址的纸不小心给弄丢了。我原本还想趁放假去找他叙叙旧来着，看来是没机会了。

我毕业的时候，正是文凭吃香的时候。我在大学里学的是图书管理专业，不过这专业爆冷，总共没有几个人。因为有些涉及档案保管的课，正巧和学地质专业的一帮人是一个教授，那教授为了方便，就让学校把俩专业整到了一起上课。所以大学几年下来，我对图书管理并没什么研究，反倒对地质有了很浓的兴趣。

那时候大学毕业包分配，眼瞅着地质的毕业生一个个被安排出去，而我还没有任何的动向。当年有一个我玩得比较好的小子，姓于，我叫他老鱼，东北人，

从小到大都在大兴安岭的林子里生活。老鱼算是比较幸运，被省地质局看上了，很快就给安排了公干，到全国各地勘察地貌。

老鱼临走的时候，还对我说：“小王啊，我说你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那是个坐办公室的好活儿，比俺们这些成天跋山涉水的苦命人不知道幸福多少倍！”

后来我果真被安排到了市里的图书馆上班。整个图书馆除了我以外，还有三个人，一个馆长，一个管业务的副馆长，还有一个管后勤的主任。里里外外四个人，只有我一个小兵。

图书馆里的生活枯燥乏味，每天就是整理借阅记录。馆长主任总是神出鬼没，跟他们也搭不上茬。我以为这辈子就困在这几间屋子里了，没想到两个月后，八月里的一天，馆长突然来找我，问我上头有人？

我给问愣了，忙着摇头说没有啊。馆长就说：“那就怪了，你小子出门踩狗屎了吧，运气这么好。”

我赶忙问：“是不是出什么事了？”馆长拍着我肩膀，说：“市地理研究所把你档案调走了，你收拾收拾去那里报个到，明天就不用来馆里上班了。”说着，他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两眼。

对于馆长带来的消息，我琢磨了很久也没明白，地理研究所为什么会突然找上我。

市地理研究所是省地质局的下属单位。所长是个精瘦的老头，六十多岁，马上就要退休了。不过他退休之前，还要发挥余热，带着一个考察小组，主要研究黄河历史。

老头姓马，精神头很不错，说话奇快，我听旁人私下说他脾气古怪得很。我在他办公室里，像被解剖了一样，被他上下左右打量了好几遍，才听他问道：“你叫王龔？”

我忙点头说：“对对对，龙王的王，飞龙在天那个龔。大家也叫我大眼。”

马老“哦”了声，眼珠子转了转，又问我：“你认识于春鹏？”

“于春鹏”这个名字我再熟悉不过了，这就是老鱼的大名。自从老鱼工作之后，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给我写一封信。只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最近已经有一个半月没收到他的信了。

现在听到有关老鱼的消息，我免不了多问几句。

马老似乎有些没有跟我聊的打算，只是简略说了句：“是他向我们极力推荐你，说你对地质方面有很深的研究，我们才决定暂时录用你的。”

我向他道了谢，想再问问关于老鱼的事，没想到马老竟然黑起了脸，摆手说：“你别问我，问我也不会告诉你。”

我心想：这老头果真古怪，刚见面就要大牌。不过心里虽然窝火，但我只是新人，还是别触他霉头好了，大不了去问问旁人。倒是跟在他身边的一个小伙儿，过来悄悄对我解释说：“你也别生气，马老就是这个脾气，他不想说的事，你就是给他磕破头，也甭想问出半点话来。你要打听于哥的消息，我倒是知道一点，等下班我跟你讲……”

我点头说好，他就回实验室里去了。

地理研究所虽然归地质局管，但和文物局、防汛指挥部等部门都有些关系。尤其到了这个季节，防汛指挥部的人三天两头往这边跑。这里最有洪涝危险的只有两百公里外的黄河，我的工作就是整理每个月送来的黄河河道观测报告。

黄河这些年来大涝没有，小灾不断。自从一九六七年成立了黄委会（黄河管理委员会）以来，上头也拨了不少款来专项整治黄河。山东以西，两西、宁夏等地方，都修了大型的水坝。山东境内，主要就是清淤和打捞工作。我那个鬼头湖的远房亲戚，以前就是干这个活儿的，在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船，而且形成了不小的帮会集团。

我听我那亲戚说，打他出生开始，黄河里就没消停过，各种怪事接连发生。每天下河的船，捞出什么东西的都有。各种破烂垃圾就不说了，光上游冲下来的死尸都能堆成小山。

不过那些年黄河水位还算平稳，不像这几天。我就奇了怪了，最近送来的观测报告上的数据，越来越邪乎，黄河水位跟发了烧一样噌噌涨。

好不容易挨到了下班，也不见小伙儿出来，我就到门口和门卫老大爷抽烟聊天。老大爷听说我是新来的，就多嘱咐了几句，说：“小伙儿腿勤快点，要有出去的活儿可别抢。”

我说：“为什么呀，成天在所里闷着，有出去的活儿多自在。”

老大爷说：“你懂什么呀，出去肯定得淌黄河。我跟你说，黄河这几年可邪性着咧，所里下黄河调查的，去一个没一个。黄委会都来查多少次了，也都查不出啥原因来，你可机灵点，别到时候掉进去喂了鱼，骨头都捞不到。”

我连忙点头，把兜里揣着的红塔山整个塞给老大爷了。其实压根没往心里去，这种吓唬小孩的传闻多了去了，也没见真出什么大事。

正说着，就见那小伙儿从所里出来，老远朝我打招呼。

我俩就在旁边那条街上随便找了个小饭馆坐下来，点了三个菜两瓶啤酒，一边喝着——边聊。

小伙姓秦，叫秦三笑，比我大两岁，是马老当教授时候的学生，毕业以后直接被调进了研究所。跟他一起的还有一男一女，男的叫郝建设，女的叫蔡晓燕，都跟他一样，是马老的学生。

“最近马老跟文物局要来一批河里捞上来的东西，都是当年沉船上的破铜烂铁，这几天成天加班。马老那个人认死理儿，活儿没干完，谁也不敢走。”秦三笑说道，打了个哈欠。

我问他哪条河？

他夹了口菜，说道：“黄河呗，那里头东西多了去了，咱所里一年里有半年就耗在这上面了。”

我说：“看门老大爷跟我说，别去黄河掺和，老死人。”

秦三笑摆了摆手：“别听他瞎说，老头以前在河边捞鱼，不知道受了啥刺激，脑子不好使了，见谁都唠叨。”

秦三笑心情不错，连着喝了几杯，脸上渐渐泛了红。我怕他喝多耽误事，就赶忙向他打听老鱼的下落。

秦三笑叹了口气说：“于哥是省局看上的人才，又是从咱市出去的，马老很欣赏他，他俩经常通信往来，上次我们跟着马老去省局开会，还见过于哥一面，马老让我们向于哥学习，他说于哥这样的人，天生就是为了走南闯北而生的！”小伙越说越激动，到最后，声音却又低沉下来，“你知道吗，于哥出事了！”

我心里一紧，忙问：“什么事？”

他说：“好像是两个月前测河道的时候，于哥请了假，原本请了三天假，

结果半个月都没回去。省局的领导对这事非常生气，你也知道，干咱这个跟赶工期差不多，要你三天弄完，你就不能拖到第四天。因为于哥擅自离队，那边人手不够，河道没测量完考察小组就回来了。我听说，上头要准备给于哥一个不小的惩罚，具体是什么，那就知道了。这事拖了两个月了还没结果，就是上头等着于哥的最后下落呢。说句话可能你不爱听，这次于哥走得很奇怪，到现在音讯全无。他们都在传说他可能掉黄河里了。今年碰上黄河汛期，水大量多，现在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怕真是……”

他没说完，好像碰到忌讳一样把话头生生地咽了下去。我心里明白，掉进黄河基本没有生还的可能性。老鱼要真栽进了黄河里，这条命，肯定保不住。

我的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手里的酒杯“咣当”一声掉在桌子上。秦三笑放下筷子，赶忙安慰我，说：“兄弟你别这样，于哥那边还指不定是怎么回事呢，回头找个机会好好打听一下再说。”

我摆手说：“我没事，不小心手滑了。”

这顿饭吃了两个多钟头，临末了秦三笑有些微醉，拍胸脯跟我打包票，说铁定帮我把老鱼找回来。我说：“三哥你喝多了，老鱼要真掉黄河里，怕早没命了。”

秦三笑说：“就算他被鱼吃了，老子也要让鱼吐出来！”

第二天一早，我刚去所里，就见马老戴着白塑胶手套，匆匆忙忙地从实验室出来，身后跟着秦三笑，还有另外两个学生。看起来每个人脸色都不太好，好像出了什么事。马老吩咐大伙赶紧换衣服，拿好东西准备出发。

我把秦三笑拉到一旁，问他这是咋了，搞得跟要打仗似的。

秦三笑一边把实验穿的大褂脱下来，一边压低声音跟我说：“刚接到防汛部的通知，黄河有一段河道崩盘，让我们过去看一下。”

我“哦”了声，赶忙也去收拾东西。实际上我也没啥可收拾的，手头就几张防汛部的水位监控数据，这玩意儿真出事了就是张废纸。

我正愣着呢，马老就招呼人去大院里等车。走到门口又想起了什么，他回头对我说：“那个谁——王龔，你就不用去了，给你放两天假，回家休息休息吧。”

老头就这么把我打发回家了，我心里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关于老鱼的事，

马老好像有什么事故意瞒着我。而以我对老鱼的了解，他是绝对不可能做出擅自离队这样违反纪律的事的，除非一点——他遇到了什么危险！

不过这也是我的猜测而已，对于老鱼究竟出了什么事，我也只是闲得无聊才去想想。不过有时候事情还真邪门得很，什么坏事一挂在嘴边，保准得发生。

我原本以为老鱼的事只会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却没想到后来的一个电话，却让我彻底卷入了一个漩涡中。

那两天正是秋老虎肆虐的时候，大街上吹的风都是热的。我自从工作以后，就在外面租房住。那房子是一栋独立的筒子楼，当年这边有个面粉厂，是厂子里员工的当宿舍用的。后来大多数人都搬走了，这栋楼空下来，住了很多打工的外地人。那地方和英雄山古玩市场只隔着两条街，平日里没事的时候，我常去英雄山的场子里面溜达。

时间长了，我也从来淘古董的贩子当中听出点门道来：场子里的古玩，明面上摆着的八成都是假的；剩下两成，也都是不值钱的小玩意儿，打发外行用的。听说这里头贵重的东西，都是“土地龙”（盗墓者）从地下挖出来的；还有一小部分，是黄河上放船的人捞的。也有家里祖传的古董，都是老物件，不过这一类不多，要不是逼不得已，谁会出来卖祖宗留下的东西？

当然这些东西属于国家文物，多是见不得光的，外行叫古董古玩，内行都叫“黑货”，或者冥器葬器。那些摊子老板都贼精，开口就知道你值多少价码。

说起这个来，头前就有一个上海古董商，专程来英雄山挑了三天，花了十万块收了个三足龙纹青铜斛回去。后来有人传出话来，那东西顶多值四百块。这话传到上海商耳朵里，一口老血喷出来，差点没气死。再回来找，谁还认他这笔账？

我去英雄山，纯粹是为了打发时间。那天热的实在不像话，也不知道哪儿突然来了一堆人，把整个场子里塞得满满的，跟个大蒸笼似的，没一会儿我整个人都蔫了。

在一个常去的摊子里看好一枚刀币，古模古样，看样子有些年岁。我在图书馆上班的时候，闲着没事看了不少书，当中就有关于古钱币的一些介绍，所以也大体认得一些。不过能放在外面摊位上的东西，九成九都是后期做旧的。

那个老板见我上眼，开口就要了两千。我一听差点咬了舌头，心道：果真是商三分奸，下口真狠。就说：“三百吧，三百我就拿了。”那老板死活不同意，来回砍了两寻价，最后谁都不松口，我也就没要。

我两手空空地从场子里出来，心情也不老好。我在街上逛来逛去，也没啥事，就寻思回所里待会儿。

没想到不赶巧，到了研究所的时候，正碰见看门的老大爷锁门。我就问他：“大白天锁什么门，马老还没回来？”

老大爷说：“估计得个三五天，你咋没跟去？”

我叼着烟，给他也上了一根，说：“我就一个打杂的，这事轮不到我出马。”

老头一边抽烟一边点头：“好事好事，大日头地里嘚瑟，不如在屋里吹风扇享受。”

聊了一会儿，老头问我：“还有事没，没事他就回家了。”这时候说来也巧，我腰里的传呼机突然响了，上面显示让我给一个陌生号码速回电话。

那个时候手机还没有普及起来，传呼机在街面上到处都是。谁要找人，就打个传呼台，呼叫对方号，对方看到留言，就找座机给打回电话来。

那个号码看着不像是本地号，我一直没出过省，心说难道是老鱼打来的？四下掂摸了一番，也不知道哪儿有公用电话，我就问老大爷哪儿有电话。

那老大爷倒也爽快，说实验室有，问我着不着急？我顺口撒了个谎，说：“挺急的，我朋友出事了，得赶快回电。”老大爷一听，马上拿过钥匙来，说：“你去用吧，快去快回，我等你回来再锁门。”

虽然在研究所工作，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实验室，更何况我只是个普通的文员，负责整理一些文件啥的，根本没有实验的权限，所以这还是我第一次进实验室。

对于神秘的实验室，我充满了好奇。原本我以为实验室里，会有各种仪器，却没想到整间屋子里头，除了正中间的一张大桌子上放着几块石头和一堆破烂一样的碎片之外，四周的柜子里满满的全是青皮白脊的文件夹。柜子上锁了，透过柜门的玻璃，能瞧见那些文件夹上都编的号，应该是这些年所里的实验记录。

桌上的石头没什么稀奇的，大街上净是那些玩意儿。倒是那堆碎片看起来